



朱子大全文集卷之十二

封事

巳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
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
殺之威養德春官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
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
頸率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
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
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
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

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豐蔀之前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

外者是以輒忘踈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傳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汗其理有必然者

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
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
嘗試驗之一日之間声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
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
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
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
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
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
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

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
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
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
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
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甚聖賢之君
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

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
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
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
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
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
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捆
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
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踈未有
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
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
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
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
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

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
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
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
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
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
小人比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
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
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

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頤說故紹聖元符
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
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
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
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
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
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厮役橫加官賞官府察
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

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懷
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
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
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可以明
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
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
主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尔重位
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者又况有國家者當
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
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至聞天有顯道燮類惟
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
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
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
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
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
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
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
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
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

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傳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四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前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二三公之尊有二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

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傳聞有道術者不
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
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
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
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
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
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
踈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
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言氣衣服器用則雖
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負而無保傳
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

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迤走之
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
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
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
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
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躬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
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
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
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
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輕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
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躰
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
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
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
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
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
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
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
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

吾腹心耳目之寄當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
陟罰臧否之柄當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
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
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
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
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
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
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

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

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可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

留意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後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湏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

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跡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

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於上
八者而後圖之則以下幸甚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祕閣脩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
管内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
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切
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
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
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
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閔國弊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脩
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

以稱任使倘根本動摧腹心蠱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為則
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施况如迂愚雖欲捐軀
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己有不為陛下
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
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
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
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
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
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
為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
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為陛下流涕而陳

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
彊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
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
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
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
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
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揉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
或好声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
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
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
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

寢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
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則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
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以得罪於
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
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
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
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
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
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缺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
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
起於纖微情阻於踈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之於

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徃徃語言拙直接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懋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

因之造為危語徃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官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踈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群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伏羲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諛邪之人雖復齎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

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
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
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
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謫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
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
其父子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
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懿邪惑亂之故誅此
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
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
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
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郎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
拜

乙卯擬上封事文不錄

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
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
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
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熹昧死百
拜

朱子大全卷之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識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之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

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焉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未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暮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

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顛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而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

得不正於可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二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已愛民畜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

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驚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夫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二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夫位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為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為此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為此邪以為姑為此也則既

為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為也且苟而為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為也以為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己愛民蓄力觀變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二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遠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

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
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
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
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為觀釁緩師之
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
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
循隳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
之釁切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
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
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偽吾
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
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
氣勇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
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
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
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
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達人極深
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
讎雪耻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
深有包截充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
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

守其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取進止

垂拱奏劄三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罔

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微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則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

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臣疎遠賤愚震懼天威未敢罄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迺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飢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聞者冬氣大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

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切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虚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濟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缺政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闕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懼俟罪之至

貼黃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至誠行之而實採用其說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之實

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饑民目今流散冬雷憂
在嗣歲伏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臣稟性疎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難寫染今日所陳
不宜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罪伏乞財赦

延和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
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徒判矣蓋天
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
疾疚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
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
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恠陛下以大有
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
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
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陳之夫天下
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
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奧之中而
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
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
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
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
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

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譏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嵬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幸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

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計無所違忤者將以陰察此輩之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猾獍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

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徵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奸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自壞邪佞充塞貨賄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

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群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

於卒受群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
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
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候終日斷然行之則
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
封已於閣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
寫目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延和奏劄三

臣疎謬不材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周功復
叨使指誤恩橫被又忝職名方具辭免之間忽於九月二

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
避之誠度安愚賤之述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
水旱飢荒上軫宸慮竊恐遷延或致誤事遂已即日拜命
具狀申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聖
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
今月二日襆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問得本
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為甚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
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遂自衢州
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災州縣會到已行事
件乃聞陛下間嘗親御翰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
涕而前後撥賜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懇惻

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甚大惠也
臣猥蒙任使自惟踈拙大懼不能有以出斯人於溝壑仰
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
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缺乏然而
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
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数及至申到帳狀州郡
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
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
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
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

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取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
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早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
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
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
將泛然不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
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
者欲乞且令州縣將未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為約
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為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
不得比同尋常報舊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
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

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為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度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見今奏到已未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詞重作行遣又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戶部勘當到點檢台州措置賑濟

官取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江西米

數減半紐計推管指揮

謂如四千石台補承信申即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

明行下度幾應募者得濟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並行決配度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為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飢民戶口若自十一月至來

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
無冒濫虛數今來本府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
多少戶口計度但今所有米數及糴米錢姑以元
抄割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府見關軍
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行借兌則所得糴
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指定人口抄
割糴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
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興
府婺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錢
米極為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糴然糴本

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割不
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業兼數內所稱捐運乃
是三指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又有往來脚費風波
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
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所以約計乞米
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將
來糴濟不盡却行回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
興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第第免閣住催唯衢婺州
當來失於申奏致人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
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

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
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是預定支遣之數
有不得而已者其勢又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
會戶部漕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
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並
且任催直至明年蚕麥熟後却將舊欠逐旋催理寬
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不至敢有欠缺其人戶各下
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能催理其紹興府
雖已有前件任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虔及將今
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乞聖慈更賜戒約
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貼黃

臣續訪問紹興府雖蒙指揮任催官物而春夏之
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實未盡悉聖恩今體
問得本府人戶合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絹折帛綿
本色絹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並
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飢餓之餘實難供納
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納錢數預行蠲放庶幾
官吏無以作弊下戶實被聖恩有以慰安民心感
召和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
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問彼處

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
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
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如有不售
者官為依價收糶自此向後必多有人興販前來但
臣元榜約束本路州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
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
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
收糶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糶過米
錢及充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
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為賞格召人興販
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

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緣客
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
戶不同伏乞聖察

一揀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
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存飢
公私置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
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
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
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
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財力可仗者特許不
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仍依富弼趙抃

例選差得替待缺官廟特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
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
向前人蒙實利

延和奏劄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一事雖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實異
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戶偶
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
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
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
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減放外下

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
間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為法之善者而
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
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
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
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
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
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
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

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
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一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
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
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
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二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
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
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
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
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

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
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上常平米復
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
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
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
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
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
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
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
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
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入必願從者眾其

建寧府社倉見行事自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
察特賜施行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當其半舊
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均敷人戶苦於輸納
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
其開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
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
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知其間微細曲
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人無不以此為病猥蒙

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
監司同共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
年夏料為始革去舊弊庶幾飢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
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一補報萬分到
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
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
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
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
冀卒蒙恩而速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

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己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岩峭壁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硠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趣緝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思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望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寺中田升作上寺亦有徑自下寺而升上寺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

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于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

亦未敢便乞施行悉其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
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
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
克已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使
以宣德意而廣仁声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
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為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
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
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
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
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

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收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
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
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恠事臣誠恐懼不
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
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
養徒衆其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常蒙詔
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
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
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

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

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詔承先志啓迪群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三

...

...

